

文史杂谈

祭灶与祀灶

刘绍义

翻开《翁同龢日记》，每逢腊月二十三，都是写的“夜祀灶”，而到了大年三十，又写成“夜祭灶”了。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，又是同治、光绪二帝的老师，用词肯定格外讲究，那祭、祀二字到底有无区别，腊月二十三到底是祭灶还是祀灶呢？

我们先看看祭、祀二字的甲骨文字形，“祭”的甲骨文文字形，左上角是一块“肉”，“鲜”肉”下面是一个“示”字，表示祖宗的牌位；右边是一只“手（又）”，表示用手拿着鲜肉在祖宗的牌位前祭祀。它是个会意字。“祀”的甲骨文文字形是一个双手托着孩子的人跪在那里，孩子的下面是个“示”形，表示神。它是一个象形字，表示父母将婴孩献给神，意思是“向神献祭以求庇佑”。至今台湾地区还有“三朝”礼，就是在母亲产后的第三天，由祖母抱着婴儿向神献祭，以求庇佑。

这么看来，“祀”都与小孩子或者“小”有关，而祭则没有。《说文解字》在解释“祭”时说：“祭，祭祀也。”乍一看，祭、祀似乎没有什么区别，但《说文解字》在解释“祀”时又说：“祀，祭无已也。”这样看来，它们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区别的。“祭无已”，就是说要子子孙孙祭祀不绝。清代段玉裁就曾经说过，统言之则“祭”、“祀”没有什么区别，但分开了说就是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永远祭祀下去的才叫“祀”。

我国早在夏禹时代就已经祭灶了，按照朱熹老夫子的注说，“灶为五祀之一”。所谓“五祀”就是指五种小祀，即户、灶、中溜、门、行等家居之神，祭之以报出

人饮食之德。《周礼·天官·酒正》中也有大祭、中祭、小祭之说，郑司农注谓，大祭指天地，中祭指宗庙，小祭指五祀。这样看来，灶为小祀之列，再加之腊月二十三是小年，祭祀过灶神以后，大年三十还要祭祀，有继续祭祀之意。这应该是翁同龢腊月二十三“夜祀灶”用“祀”字的原因之一。

《周礼》：“以雷鼓鼓神祀。”贾公彦疏：“天神称祀，地祇称祭，宗庙称享。”腊月二十三只祭灶神，灶神虽然在地祇，但他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派下来监察人间善恶的常驻代表，属于天神之列，应该称“祀”。到了大年三十，祭祀的就不仅仅是天神了，是天神、地祇、宗庙皆有，所以“夜祭灶”用“祭”字，比较恰当，包括得也广。我们知道，即使到了今天，“祭”字依然比“祀”字组词要广泛得多，要强大多，诸如祭奠、祭扫、祭文、祭祖、公祭、哀祭、主祭等，而“祀”字只能与“祭”字、“奉”字相配，组成祭祀、奉祀之词，差别可谓大矣。

还有，《礼记·祭法》上说：“大圣王之制祭祀也，法

施于民则祀之，以死勤事则祀之，以劳定国则祀之，能御大菑则祀之，能捍大患则祀之。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，古代制定祭祀的原则是，只有为国为民作出了贡献的人才能享祀。灶神算为国为民作出贡献之神，但除夕夜家家户户的还有自己的祖宗，自己的祖宗不一定是为国为民作出贡献之人，他们只是有恩于自己，有恩于自己这个家族，所以用大范围的祭字也比祀恰当。

按照白川静先生的说法，祭是指在祖庙祭奠祖先之灵，而祀指祭拜自然神。也有一定道理。还有一个，祭祀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区分，但腊月二十三祭灶时，为了让灶君“上天言好事”，各家各户“守媚于灶”，给他吃的都是糖，并没有敬他肉类，用有“肉”的祭字也有“欺君”之罪，而大年三十让灶君“下界保平安”时敬奉的都是大鱼大肉，用含有“肉”字的祭字也是恰到好处，这也是翁同龢祀、祭分开用的又一个主要原因。

但是，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分祭、祀，统称为祭了，翁同龢没有错，我们也没有错，心到神知，只愿灶君以人为本，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”，让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少少都有个美好的愿望，都有个美好的明天。



古城镇夜色 王国强 摄影

新书架

《行在宽处》

杜莎

中国商业圈地标式人物、企业家冯仑继百万册畅销书《野蛮生长》后，推出又一新书《行在宽处》。作为一位具有责任、情怀与远见的企业家，冯仑集数十年思想沉淀，畅谈人生，以诙谐、麻辣的文字，解读当前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，纵论企业管理、转型、应对危机之道。

在本书的序言中，冯仑指出《行在宽处》意义在于生命宽度的无限拓展，所谓向宽处行，事实上不是向大家关注的进步去行，也不是向浮华、获取去行，而是学会退却、放下、懦弱、面对死亡，学会做扁鹊，学会淡然、超然。

冯仑时常将人生比喻成一坛咸菜，“不同的卤汁，不同的分量，再加上不同的腌制时间，最后浸渍到菜里，你的味儿就变了，不用刀刮还真看不出本色。”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修正自己，而“择高处立，就平处坐，行在宽处，左右逢源，越走越宽”就是冯仑在当前“新常态”经济大趋势下的新活法。

绿城杂俎

过年嫁树

何小军

在现代人的心目中，过年的习俗主要是贴春联、吃年夜饭、放鞭炮、舞龙灯，等等，但是在明清时期，农人过年除了这些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习俗，那就是“嫁树”。

嫁树不是卖树，也不是嫁接果树，而是果树培植上的一种方法，或者叫祈祷果树来年丰收的仪式更为贴切。

在果树的培植上，春季十分重要，明清时期的果农十分看重作为一年之首的春节，民间习俗将春节作为预测一年丰歉的重要时间，于是就衍生了一系列嫁树方法。

桃树是那时的农民种得最多的一种果树。但是桃树皮皮紧，五年就变老了。果农为了让桃树多结几年果，在桃树长到第四年时，他们会选择在春节这天，用刀从树基干向上竖割到生枝处，让桃液流出，使桃树焕发青春，这样桃树则可以多活几年，多结几年果，果农也多一些收成。

北方人有嫁树的习俗。他们在春节这天，农人用刀背敲打果树树干，说这样就可以结实。夫妻二人一同来到果树前，男子边敲打果树边问：“结实不？”妇人则回答说：“结。”如果不敲打树边而不实，如果砍伤枣树，就会造成果实零落。《群芳谱》中记载：“元日日未出时，以斧斑驳椎研果木等树，则子

繁不落，谓之嫁树”。元代农学家鲁明善的《农桑衣食撮要》：“嫁树：元日五更，点火照桑、枣、果木等树，则无虫。以刀、斧斑驳敲打树身则结实。此谓之嫁树”。

清代果农对不结实的果树在除夕夜会进行嫁树仪式。女子点灯，男子执斧，到果树下作砍树状，女子为树求情：“明年不实则砍”，并再三劝阻，于是男子只砍一斧，回身就走，不能回头看，然后来年果树必繁盛。

用斧背敲打树干或砍伤果树，使树干韧皮部局部受伤，阻碍部分光合作用产生的有机物向下输送，使更多的有机物留在上部供应枝条，积累较多的养分，有利于形成花芽，提高坐果率，从而提高种子的产量和质量。这基本上与现代果树生产中的“环剥法”原理相同。

在南方也有春节嫁树的习俗，但嫁树的方式又不一样。广东人嫁李子，就将石子安放于树枝间，嫁石榴则将石子垒于根上，嫁其他果树就用长竿系于树梢。这与北方的嫁树法相比，似乎更像迷信。

不管是科学也好，还是迷信也罢，春节嫁树的习俗一直在民间流行着，因为它表达了果农对来年丰收的一种祈盼，寄托了果农美好愿望。

掌故

“羊”成语

袁文良

【羊肠鸟道】语出佛教禅宗史书《五灯会元·谷隐聪禅师法嗣》：“至四明山心，独居十余载，虎豹为邻，尝曰：‘羊肠鸟道无人到，寂寞去中一个人’。尔后，道俗闻风而至，遂成禅林。”也作“鸟道羊肠”，《五灯会元·睡龙潭禅师法嗣》有曰：“世人体说行路难，鸟道羊肠咫尺间。”原意是说只有飞鸟才能通过的曲折狭险的山路。现多作“羊肠小道”。

【羊狼狼食】语出司马迁的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因下令军中曰：‘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皆斩之’。”唐代文学家韩愈在《鄂州溪堂诗序》中也说：“孰为邦蠹，节根之蠹；羊狼狼食，以口覆城。”清代文人欧阳巨源在《官场现形记序》中又说：“羊狼狼贪之徒，他人所不忍出者，而官出之。”原指为人凶狠，争权夺势。后多用来比喻贪官污吏剥削压榨百姓。

【羊质虎皮】语出汉代文学家杨雄的《法言·吾子》：“羊质而虎皮，见草而悦，见豺而惧，忘其皮之虎矣。”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《三国演义》第三十二回中也说道：“袁绍吐血身亡，后人言诗曰：‘空拍俊杰三千客，漫有英雄百万兵；羊质虎皮功不就，凤毛鸡胆事难成’。”也作“虎皮羊质”，北宋初年文学家徐铉所著的《马徐公年七十六行状》中就有“貂冠蝉冕，虎皮羊质”之说。原意是羊虽然披上虎皮，但本性仍然怯弱。

连载



挺举没有回头。望着挺举的背影，俊逸若有所思。

齐伯跟上来：“老爷，要不，我把此画送还伍家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俊逸手一摆，苦笑道：“又是一头倔驴子呀！”旋即，嘴角浮出莫名的幽默，“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姓伍的这口气还能

争到几时！”

甫顺安的决定

赶集市自然要叫上顺安。

挺举赶到甫家，他们一家仍在吃早饭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在院子里或蹲或站。见他进来，三口子里皆站起。

甫光达朝他笑笑，又蹲下吃。

甫韩氏堆起笑脸走过来，未及张嘴，就遭顺安一个白眼。甫韩氏干笑一下，顺势靠在一棵树上嗑粥。

甫家世代唱戏，传到顺安，门风似乎变了。

与浓眉大眼、轮廓分明的伍挺举完全不同，顺安肤色细白，轮廓柔和，眼睛适中，但眼珠子活泛，不停转动，透出一股机灵劲儿。眼睫毛很长，一旦忽闪起来，这种机灵劲儿就会转换成某种狡黠。这样的眼睛和肤色，配上一副显明的双眼皮和一架高挑的鼻梁，再加一口秀雅的唇齿，顺安在外貌上几乎完全汲取了甫韩氏的优点，丝毫不见甫光达的影子。

作为戏班主的唯一传人，顺安却讨厌戏台，讨厌住在中墙

壁上的各式乐器。早晚看到它们，他的眼睛就发胀；听到它们，他的头皮就发炸。

顺安梦想的人生目标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像伍中和一样穿上长衫，成为名震乡里的斯文生员，拥有知识与尊重；一个是像鲁俊逸一样成为商贾大家，拥有财富与奢华。他的第一个梦想是在不知不觉中破灭的，具体何时何地又是因何破灭，连他自己也不晓得。就眼下而言，他朝思暮想的目标只剩一个，就是成为生意人，赚钱发财，像街北鲁俊逸那样拥有钱庄、店铺、高门楼、深庭院，以及数不尽的银子和显赫的身份。

斥退甫韩氏，顺安端着饭碗迎过来，敲敲碗道：“吃得晚了，让阿哥见笑哩。阿哥亲自登门，想必有啥事体，讲吧，要我做啥？”

“今朝大集，我想逛逛集市。”

“啥？”顺安愕然，“你不念书了？”

“念闷了。”

顺安精神大振，二话没说，将剩下的稀粥泼到地上，把空碗

顺手塞给甫韩氏，抿一把嘴皮子

知味

老北京的豆腐

祁建

老北京有些饭馆的豆腐很有名，同和居的大豆腐，砂锅居的砂锅豆腐，西单胡同里的富庆楼的鱼头豆腐……都是让人垂涎不已的美食上品。

老北京有首儿歌：“要想胖，去开豆腐房，一天到晚热豆腐脑儿填肚肠。”据考证，豆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发明的。著名文化史专家邓云乡先生在《小葱拌豆腐》一文中说到了一则有关豆腐的掌故，那是清康熙年间，康熙巡游江南，江苏巡抚宋荦迎迓时得到了皇上格外加恩的赏赐。康熙说：“朕有日用豆腐一品，与寻常不同，因巡抚是有年纪之人，可令御厨太监授与巡抚厨子，为后半世受用。”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豆腐，不得而知，但无论如何，这豆腐总该是非常好吃的。

老北京的豆腐制品品种繁多，有的还成为具有北京特色的北京豆制品，如豆浆、老豆腐、冻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熏干、白豆腐干、豆腐皮、豆腐脑、豆腐泡、炸三角、酱豆腐、臭豆腐等，还有豆汁、麻豆腐、血豆腐……几百年来，老北京民间有无数个制作豆腐的作坊，简称豆腐坊。由此而形成的有关豆腐的地名有十几个，豆腐胡同、麻豆腐胡同、豆腐池胡同、豆腐巷、大豆腐巷等。

广和居在清末民初是赫赫有名的馆子，清代工部尚书潘祖荫常来这里，他有一个“潘家豆腐”传世，用活鸭脑与水豆腐合烹，鲜美非常。广和居还有一个“江家豆腐”，用豆腐和虾子、豆豉、笋丁制成，也很精美。

梁实秋先生最爱吃“鸡刨豆腐”，把一块老豆腐在热油锅里用筷子捅碎，捅得乱七八糟，略炒一下，打入一个鸡蛋，再炒，加大量葱花。饲养过鸡的人都知道，一块豆腐被鸡刨过后是什么样子，名字虽然难听，但吃起来却是别有风味。

满汉全席里有一道平桥豆腐不得尝，这是一道很有名的菜。所谓平桥只不过是当地一个小镇的名字，据说那里的豆腐最好，如今只剩下一个美好的名字留在菜谱上。这道菜曾经人选过满汉全席，首要的是刀功，滑软的豆腐都被切成碎小的菱形，可是每一片都保持完整。这道菜的辅料很多，有香菇丁、鸡肉丁、香菜末等，最后还要用鲫鱼的鱼脑提鲜。做成后，味道清淡，后味绵长。吃时需要注意，看上去不热，实际上很烫。

老北京还有臭豆腐“一绝”，王致和康熙八年进京会考落第，滞留京城，为谋生计，做起了豆腐生意，一边维持生计，一边刻苦攻读以备下科。一次，做出的豆腐没卖完，时值盛夏怕坏，便切成四方小块，配上盐、花椒等作料，放在一口小缸里腌上。由此他就歇伏停磨，一心攻读，渐渐把此事忘了。秋凉重操旧业时他想起那时小缸里的豆腐，忙打开一看，臭味扑鼻，豆腐已成青色，弃之可惜，大胆尝尝，不但吃到嘴里不臭，反倒味道十分鲜美，拿给邻里试之，无不称奇，从此尽心经营起臭豆腐来。

豆腐还有豆腐脑、老豆腐、豆汁、麻豆腐等附属产品。清代美食家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中，记录最多的就是豆腐，有冻豆腐、虾油豆腐、蒋侍郎豆腐、杨中丞豆腐、王太守八宝豆腐、程立万豆腐、庆元豆腐、张恺豆腐等，不一而足，但冻豆腐却是最受欢迎的，可下火锅，可做冻豆腐粉丝熬白菜。有人说，西山的泉水做的冻豆腐最好吃，泉水好其实做豆腐未必好，凡是冻豆腐，味道都差不多。老北京的劳苦人民，辛劳一天，捧着一大碗熬冻豆腐粉丝熬白菜，就个大馒头……稀里呼噜，快乐极了。

“是哩。”中和缓缓应道，“镜湖双叟，一书一画，合璧方为极品。此画双叟俱足，作于庚午年秋。自庚午年后，双叟即销声匿迹于江湖，此画当为绝品。”

“阿爸，”挺举压住心跳，“你是哪里搞到这个绝品哩？”

“二十多年前，阿爸陪你阿公赴杭州大比。你阿公前往贡院应试，阿爸到灵隐寺礼佛，出寺时见一醉汉跌落水塘，冒死救之。次日晨起，有人持此画寻到客栈，定要送给阿爸。”

“可是那个醉汉？”

“非也。”中和摇头，“来人只说受人之托，至于所托者为谁，阿爸不得而知。”将画轴卷起，重新装入盒中，递给挺举，“你将此画送到鲁家，交给鲁老板！”

挺举颇觉诧异：“交给他？为啥？”

“多年前，阿爸与姓鲁的打过一个赌。”中和指着画：“赌物就是它。”

挺举收好画轴：“阿爸，我……这就给鲁老板送去。”

中和一字一顿：“告诉姓鲁的，伍中和认赌输！”

挺举持画赶到鲁家，俊逸问明缘由，大是感慨。

听说这是字画，碧瑶迫不及待地嚷嚷打开。

俊逸打开，碧瑶眼睛一亮，目光落在画面左上角的两行题词上，朗声吟道：“长堤卧波奈何天，飞絮忽入血梅间。啧啧，好句子啊！”

齐伯也凑过来，瞟了一眼，打个惊颤，脱口而出：“是他！”

“啥人？”俊逸怔了，看向齐伯，“你晓得此人，镜湖双叟？”

“我……”齐伯这也回过神来，赶忙掩饰，“老爷说笑了，老仆是个粗人，哪能晓得这等雅士？不过是年轻辰光，老仆去过西湖，见识过湖上美景，觉得这人画得还挺像的！”

他将画卷起，笑吟吟地双手递还挺举：“画已赏过，麻烦贤侄带回去吧。”

“晚生不敢。”挺举拱手推拒，“阿爸讲了，阿爸认赌输，还望鲁老板收下赌注。”

碧瑶眼睛大睁：“阿爸，什么赌呀，怎么没听你讲起过理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俊逸笑着摇头，

“一场儿戏，不值一提嘛！”

碧瑶摇晃他：“阿爸，甭儿想听，你就讲讲嘛！”

“好吧，我就这讲给你听。”俊逸眯起眼睛，说是讲给碧瑶，却是让挺举听的，“二十年又五个月前，阿爸与你伍叔同道赶赴院试，你伍叔榜上题名，成为生员，阿爸却名落孙山，依旧是个童生。我俩打赌，各走各的道，以二十年为期，看谁率先功名成就，光宗耀祖。”

碧瑶不惊喜地拍手：“阿爸，这赌你赢了耶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俊逸连连摆手，“儿戏之言，当真不得真哪。”

挺举这又听出原委，再度拱手：“鲁叔，晚生告辞！”

俊逸拿起画：“此画还请贤侄带回。请贤侄告诉你阿爸，什么赌不赌的，那辰光我们皆是少年气盛，无须当真！”

挺举推拒：“鲁叔差矣。君子无戏言，何况是赌？既然是赌，就只能有一个赢家。”挺举拱手，“晚生告辞。”言讫，一个转身，大踏步走出。

鲁俊逸自出院门：“贤侄——”